

本事第五

[*“pare ca na vijānanti, mayamettha yamāmase.*

ye ca tattha vijānanti, tato sammanti medhagā”ti. (Dhammapada verse 6)

其他人不知此理：「我們終究皆不免一死。」

然而，明白此理的人，一切爭鬥便由此止息。

「其他人不知此理」：導師住在祇園時，針對憍賞彌的比丘們宣說了這一法教。

因為在憍賞彌的瞿師多園中，住著兩位比丘，各有五百名隨眾：一位是持律者，另一位是說法者。

有一天，說法者處理完身體的便事後，將洗淨所剩的水留在水房的容器裡，便出去了。後來，持律者進入那裡，看見那些水，出來後問另一位：

「賢友，這水是你留下的嗎？」

「是的，賢友。」

「那麼，你不知道這裡有犯戒嗎？」

「是的，我不知道。」

「賢友，這裡是有犯戒的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我會對此作補救。」

「但是，賢友，如果你並非故意，而是由於忘念而做的，就沒有犯戒。」因此，對於那一犯戒，他便生起了「無犯」之見。

然而，持律者告訴自己的弟子們：「這位說法者，即使犯了戒，也不知道自己犯戒。」他們見到說法者的弟子們，便說：「你們的和尚即使犯了戒，也不知道那是犯戒。」那些弟子回去把此事告訴自己的和尚。他便這樣說：

「這位持律者先前說『無犯』，現在卻說『有犯』，他是說妄語的人。」

他們便前去說：「你們的和尚是說妄語的人。」

他們如此彼此使爭吵不斷增長。後來，持律者得到機會，便以說法者「不見罪」為由，對他作了舉罪羯磨。

從那時開始，他們那些供給資具的施主與護持者也分成了兩派；接受他們教誡的比丘尼、守護神，以及與那些守護神彼此相識親近的空居天神，也都分成兩派。如此一直到梵天界，所有的凡夫都分成了兩個陣營。從四大王天開始，一直到阿迦膩吒天，皆成為一片同聲的喧嚷與騷動。

這時，有一位比丘來到如來之處，向他報告：作舉罪羯磨的持律者之弟子們持有這樣的見解：「此人確實是以如法的律羯磨而被舉罪的」；而追隨被舉罪者的說法者之弟子們則持有這樣的見解：「此人確實是以不如法的羯磨而被舉罪的。」他也報告，即使作舉罪羯磨的一方加以阻止，那些人仍然繼續跟隨著被舉罪者而行。

世尊兩次派人傳話說：「希望他們和合。」後來聽到：「尊者，他們不願意和合。」到了第三次，世尊親自前往他們那裡，說：「比丘僧團分裂了！比丘僧團分裂了！」

世尊向作舉罪羯磨的一方說明舉罪的過患，也向另一方說明不見罪的過患。之後，又允許他們仍在同一界內舉行布薩等僧事。對於在食堂等處已經發生爭吵的人，世尊制定了食堂的行儀：「應當隔一個座位而坐。」

後來，世尊又聽說：「他們現在仍然在爭吵中生活。」於是前往那裡，對他們說：「夠了，比丘們，不要爭吵！」等等。

接著世尊說：

「比丘們，所謂爭執、爭吵、衝突、諍論這些事情，都是造成損害的。因為依於爭吵，即使是一隻小鵪鶉，也能使一頭大象喪失性命。」

於是世尊講述了《小鵪鶉本生》。

又說：

「比丘們，你們應當和合，不要諍論。因為依於諍論，即使數十萬隻鵪鶉，也都喪失了性命。」於是世尊講述了《鵪鶉本生》。

即使如此，他們仍然不理會世尊的話。這時，有一位依法而說者，不希望如來受到困擾，便說：

「尊者，請世尊且止，法之主！尊者，請世尊不要為此操心，安住於現法樂住之中。我們自己將會因這場爭執、爭吵、衝突與諍論而顯明其結果。」聽到這番話後，世尊便引述過去之事：

「比丘們，過去在波羅奈，有一位名叫梵授 (Brahmadatta) 的迦尸國王。」

世尊接著講述：梵授奪取了憍薩羅王長壽王的國土；長壽王(Dīghīti)隱姓埋名而居，後來遭到殺害；長生王子(Dīghāvu)卻饒了梵授王的性命；從此以後，二人和睦相處。

世尊說：

「比丘們，即使是那些手持棍棒、手持刀兵的國王，尚且能有如此的忍耐與柔和。比丘們，那麼在此，你們既已於如此善說的法與律中出家，若能具有忍耐與柔和，豈不是更為莊嚴適宜！」即使如此教誡他們，世尊仍然無法使他們和合。

世尊對這種群聚紛擾的生活感到厭倦，心想：「我現在處在人群之中，住得很不安樂；而這些比丘又不聽從我的話。我何不獨自一人，遠離眾人而住？」

於是，他在憍賞彌托鉢之後，沒有告知比丘僧團，便獨自帶著自己的鉢與衣，前往婆羅迦盧那迦村(Bālakaloṇaka)。在那裡，他向跋咭長老 (Bhagu)講說獨居的行法；之後到了東竹林鹿野苑，向三位良家子講說和合的利益；然後前往波利雷耶迦 (Pālileyya)。

在那裡，世尊依止波利雷耶迦，住在護林 (Rakkhita)中的一棵良善娑羅(sāla)樹下，由波利雷耶迦象侍奉，安樂地度過了雨安居。

住在憍賞彌的優婆塞們前往寺院，沒有看見導師，便問：「尊者們，導師在哪裡？」

「他到波利雷耶迦的森林去了。」

「什麼原因呢？」

「他努力要使我們和合，但我們卻沒有和合。」

「怎麼，尊者們？你們在導師座下出家，當他促成和合時，你們竟然沒有和合嗎？」

「是的，賢友們。」

人們心想：「這些人在導師座下出家，即使導師促成和合，他們仍然沒有和合。我們因為這些人而無法見到導師。我們既不給他們座位，也不向他們行禮等等。」從那時起，他們甚至連一般應有的禮遇也不再給予這些比丘。這些比丘由於所得食物很少而日漸消瘦，僅僅幾天之後便變得坦直，彼此承認自己的過失，互相請求原諒，然後說：

「優婆塞們，我們已經和合了，你們也像從前一樣對待我們吧。」

「但是，尊者們，你們已經向導師請求原諒了嗎？」

「還沒有，賢友們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你們應當向導師請求原諒。等你們向導師請求原諒之後，我們也會像從前一樣對待你們。」

由於仍在雨安居期間，他們無法前往導師之處，只得艱難地度過那段雨安居。然而，導師受到那頭大象的侍奉，安樂而住。因為那頭大象也是為了安樂而住，離開象群，進入了那片森林。

正如所說：「我與公象、母象、幼象以及小象群居，生活十分擁擠。我吃的是已被牠們吃去嫩尖的草，而我折下來的樹枝，牠們也來吃。我喝的是已被攪渾的水；而且當我入水後再上岸時，那些母象還會走過來，用身體摩擦我的身體。我何不獨自一個，離開象群而住呢？」於是，那頭大象離開象群，前往波利雷耶迦的護林，來到那棵良善娑羅樹下世尊所在之處。到了之後，他禮敬世尊，環顧四周，見沒有其他東西可用，便用腳踩擊良善娑羅樹下的地面，將其清理乾淨，又用象鼻捲起一根樹枝，掃淨那個地方。從那時起，他用象鼻拿著水罐，準備飲用水和洗用水；需要熱水時，他便準備熱水。

他是怎樣做的呢？他用象鼻摩擦木柴生火，再投入柴木，使火燃燒起來；然後把石頭放入火中燒熱，再用木棒將熱石滾動，投入一個範圍圍定的小水池中。接著，他把象鼻伸入水中，知道水已經熱了，便前去禮敬導師。

導師便說：「波利雷耶迦，你已經把水燒熱了嗎？」然後前往那裡沐浴。之後，大象又採來各種果實供給世尊。當導師進入村落托鉢時，大象便拿起導師的鉢與衣，放在自己的額頭上，與導師一同前往。到了村落附近，導師便說：「波利雷耶迦，從這裡開始你不能再往前走了，把我的鉢和衣拿來。」讓他把鉢衣交還之後，導師便進入村中托鉢。

大象則一直留在那裡，直到導師出村。導師回來時，他便前往迎接，又依照先前的方式接過鉢與衣，帶回住處放下；履行應作的侍奉之後，再以樹枝為導師搧風。到了夜間，為了防止猛獸造成危險，他用象鼻捲著一根大木杖，心想：「我要保護導師。」於是直到天亮，都在森林中各處來回巡行。據說，正是從那時開始，這片森林便被稱為「波利雷耶迦護林」。

天亮之後，他從供給洗臉水開始，仍以同樣的方法完成所有應作的侍奉。

這時，有一隻猴子看見那頭大象日復一日，不斷起身為如來履行應有的侍奉，便想：「我也要做一些事情。」於是四處尋找可以做的事。有一天，他看見一塊沒有蒼蠅的蜂巢，附著在一根樹枝上。他折下那根樹枝，連同樹枝一起把蜂巢帶到導師面前；又摘下一片芭蕉葉，把蜂巢放在上面，供養給導師。導師接受了。

猴子在旁觀看，心想：「他究竟會不會食用呢？」看到導師雖然接受了，卻只是坐著，便想：「究竟是什麼原因呢？」於是，他拿住樹枝的一端，把蜂巢翻轉過來仔細查看，看見裡面有蟲卵，便輕輕地將它們除去，再次供養。導師便食用了。

猴子心中歡喜，抓著一根又一根樹枝，像跳舞一般歡躍。這時，他所抓的樹枝和腳所踩的樹枝都折斷了。他跌落在一根樹樁的尖端上，身體被刺穿。臨終時仍以對導師充滿淨信的心而死，隨即投生於三十三天一座方圓三十由旬的黃金宮殿中，有一千位天女圍繞，成為名叫「猴天子」(*makkaṭadevaputto*)的天神。

如來住在那裡、受到大象侍奉之事，傳遍了整個閻浮提。舍衛城中，給孤獨長者、毘舍佉大優婆夷等大戶人家，都派人傳話給阿難長老：「尊者，請讓我們見到導師。」

住在各方的五百位比丘，在雨安居結束之後，也來到阿難長老之處，請求說：「阿難賢友，我們已經很久沒有在世尊面前聽聞法談了。阿難賢友，如果我們能有機會在世尊面前聽聞法談，那就太好了。」

長老帶著那些比丘前往那裡，心想：「如來已經獨居三個月，與這麼多比丘一起前往如來之處，是不適當的。」於是，他讓那些比丘留在外面，自己一人前去導師之處。

波利雷耶迦象看見他，便拿起木杖衝了過去。導師看見後說：「退下，波利雷耶迦，退下！不要阻攔他，他是佛陀的侍者。」

大象當即丟下木杖，詢問是否可以接過他的鉢與衣。長老沒有交給他。

大象心想：「如果他是一位已經學好行儀的人，就不會把自己的資具放在導師所坐的石板上。」

長老便把鉢與衣放在地上。因為具足行儀的人，不會把自己的資具放在師長的座位或臥具上。

長老來到導師之處，禮敬導師後，在一旁坐下。導師問道：

「阿難，你是一個人來的嗎？」

聽說他是與五百位比丘一同前來後，導師問：「那麼，他們在哪裡？」

阿難回答：「我不知道您的心意，所以讓他們留在外面，自己先進來了。」

導師說：「把他們叫來吧。」

長老便照著做了。那些比丘前來，禮敬導師後，在一旁坐下。導師與他們互致問候。那些比丘說：

「尊者，世尊身為佛陀，生活素來細緻；又出身剎帝利，生活素來細緻。您獨自一人度過這三個月，無論站立或坐著，想必十分辛苦。我們想，應該既沒有人為您履行大小行儀，也沒有人供給洗臉水等吧。」

導師說：「比丘們，我所有的事情都由波利雷耶迦象為我料理。因為若能得到這樣的同伴，便適合與他一起生活；若得不到這樣的同伴，則獨自而行更好。」

說完之後，世尊宣說了《象品》中的這三首偈頌：

「若能找到一位明察的同伴，一位同行、善住而有智慧的人，
克服一切危難之後，應當與他同行，心生歡喜而具念。

「若不能找到一位明察的同伴，一位同行、善住而有智慧的人，
則應如國王捨棄已征服的國土，獨自而行，如大象獨行於森林。

「獨自行走更為殊勝，與愚人之間沒有真正的同行。
應當獨自而行，也不作諸惡，少所操心，如大象獨行於森林。」

偈頌結束時，那五百位比丘全都證得阿羅漢果。阿難長老也將給孤獨長者等人所傳來的訊息稟告世尊，說：

「尊者，以給孤獨長者為首的五俱胝聖弟子，都在期待您的到來。」

導師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拿起鉢與衣吧。」讓人拿起鉢與衣之後，便啟程離去。

大象走到他們所行的路上，橫身站在路中。

「尊者，大象在做什麼？」

「比丘們，他希望供養你們食物。長久以來，他一直對我多有幫助，不應該使他的心不悅。比丘們，回去吧。」 [V.1.39]

導師便帶著比丘們返回。大象也進入森林，收集菠蘿蜜、香蕉等各種果實，堆積成一堆，第二天供養給比丘們。五百位比丘也無法將這些果實全部吃完。用餐完畢後，導師讓人拿起鉢與衣，再次啟程。大象穿行於比丘們之間，走到導師前面，橫身站住。 [P.1.63]

「尊者，大象在做什麼？」

「比丘們，他是想把你們送走，然後讓我留下來。」

於是導師對他說：「波利雷耶迦，我這一次前往，是不會再返回的。以你現在這個生命形態，既不能得到禪那，也不能修得觀照，也不能證得道果。你就留在這裡吧。」 [M.1.41]

大象聽了，把象鼻放入口中，哭泣著一路跟隨在導師後面。因為如果他能夠使導師留下來，他便會依照同樣的方式，終其一生侍奉導師。然而，當導師來到村落附近時，便對他說：

「波利雷耶迦，從這裡開始便不是你所適合的地方了。人類居住之處有種種危險。你留在這裡吧。」

大象哭泣著留在原地。當導師離開他的視線之後，他因心碎而死。由於對導師的淨信，他投生於三十三天，在一座方圓三十由旬的黃金宮殿中，處於一千位天女之間。他的名字就叫做「波利雷耶迦天子」。

導師一路漸次而行，最後來到祇園。憍賞彌的比丘們聽說：「據說導師已經來到舍衛城了。」便前往那裡，準備向導師請求原諒。[P.1.64] 憍薩羅王聽說：「據說那些在憍賞彌製造爭吵的比丘們要來了。」便前往導師之處，說：

「尊者，我不會允許他們進入我的國土。」

導師說：「大王，這些比丘都是持戒者。他們只因彼此之間發生諍論，才沒有聽從我的話。現在他們是來向我請求原諒的。大王，讓他們來吧。」

給孤獨長者也說：

「尊者，我不會允許他們進入寺院。」同樣受到世尊制止之後，他便沉默了。

當這些比丘抵達舍衛城後，世尊讓人在一處偏僻的地方另外安排住所給他們。其他比丘既不與他們坐在一起，也不與他們站在一起。陸續前來的人都問導師：

「尊者，那些製造爭吵的憍賞彌比丘是哪一些？」

導師便指著他們說：

「就是這些。」

「據說就是他們！據說就是他們！」

前來的人不斷用手指指著他們，使他們羞愧得連頭也抬不起來。他們便伏倒在世尊足下，向世尊請求原諒。

導師說：

「比丘們，你們所做的事情很嚴重。你們在像我這樣的佛陀座下出家，當我促成和合時，你們竟然不聽從我的話。古代的智者，即使父母已被判處死刑，聽到父母的教誡後，在父母被奪去生命之時，仍然沒有違背他們的教誡；後來更統治了兩個國家。[P.1.65]說完之後，世尊再次講述《憍賞彌本生》。

「比丘們，長生王子就是如此。即使他的父母正在被奪去生命，他仍然沒有違背父母的教誡；後來娶得梵授王的女兒，統治了迦尸與憍薩羅兩國。然而，你們卻不聽從我的話，所做的事情實在很嚴重。」說完之後，世尊宣說了這首偈頌：

“pare ca na vijānanti, mayamettha yamāmase.

ye ca tattha vijānanti, tato sammanti medhagā”ti. （《法句》6）

其他人不知此理：「我們終究皆不免一死。」

然而，明白此理的人，一切爭鬥便由此止息。

此中，「其他人」（*pare*）：除了智者之外，其餘那些製造爭吵的人，稱為「其他人」。他們在僧團之中製造喧鬧時，並不了解：「我們正在受到制止，我們正在走向終結，我們正在消逝；我們恆常、不斷地走向死亡面前。」

「明白此理的人」（*ye ca tattha vijānanti*）：即那些在其中的智者，他們了解：「我們正在走向死亡面前。」

「由此，爭鬥便止息」（*tato sammanti medhagā*）：因為他們如此了知之後，生起如理作意，並為了平息爭鬥與爭吵而修行。於是，由於他們如此修行，那些爭鬥便止息。

或者，「而其他入」（*pare ca*）：先前，我雖然以「比丘們，不要爭吵」等話教誡他們，但由於他們不接受我的教誡並違越我的教誡，因此成為與我無關之人，故稱為「其他人」。[P.1.66]

他們並不了解：「我們由於欲等的作用而執取錯誤的立場，在此僧團之中努力使爭吵等增長。」

然而現在，當他們如理省察時，你們之中那些智者了解：「先前，我們受到欲等的作用而努力時，是以不如理的方式而行。」由此，從那些智者之處，依止那些智者，這些稱為爭吵的爭鬥如今便止息。這就是此處的意思。

偈頌結束時，在場的比丘們證得了預流果等果位。

憍賞彌比丘本事，第五。